

南朝陵墓石刻

保护现状调研及对策

□ 杨祥民

一、前言

南朝(公元420年至公元589年)是东晋之后宋、齐、梁、陈四个朝代的总称,这是汉族人的天下,各代均建都建康(今南京),其领土范围为中国南方。都城建康附近分布有许多帝后王侯的陵墓,神道入口处均设有大型石质雕刻,它们历经千年守望,有许多至今屹立在南京及其附近的丹阳、句容等地。1988年1月,国务院正式将南朝陵墓石刻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南朝陵墓石刻上承秦汉,下启隋唐,与同时期的北朝石窟艺术遥相媲美。然而北朝石窟艺术更多地体现了外来宗教造像形式,北魏云冈石窟、龙门石窟成为古印度石窟传统的翻版,并交织了少许胡风。南朝陵墓石刻则是汉族造像艺术的美丽升华,是本土文化的绚烂绽放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南朝陵墓石刻的历史价值、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都更胜一筹,应该赢得国人更多的关注和珍爱。

这些年来,有关部门也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对石刻进行修复和保护,包括提升、加顶、加固、粘合裂缝、整治环境等方法。那么,这些保护措施的效果如何?南朝陵墓石刻的现状又是怎样呢?

2008年暑假期间,笔者参加南京师范大学组织的南朝陵墓石刻保护现状调研队,跑遍南京江宁、栖霞以及丹阳、句容等地,将所有石刻进行一次彻底的排查,拍摄千幅照片,记录数万文字,获取了全面、真实、详尽的第一手资料。本文详细记述归纳南朝石刻的存在状况和保护情形,希望能够为有关部门和专家、学者制订及时有效的保护措施提供参考,彻底改变南朝陵墓石刻被动的保护局面,这也是本次调研活动的目的和意义所在。

二、南朝陵墓石刻汇列

目前,人们所公认的南朝陵墓石刻地面上共存

有33处^[1],其中帝陵12处,王侯墓20处(包括失名墓的8处),陵区入口1处。按地区划分,南京栖霞区13处,南京江宁区7处,句容1处,丹阳12处;以时代划分,宋1处,齐8处,梁13处,陈2处,具体年代失考石刻9处。由于不断加快的开发建设,以及行政区域更设变动和地名改动,此前文献对石刻的记载多已名不副实,且粗疏简略难以作为查寻的依据。现将这33处陵墓石刻的状况统计列举如下,并尽可能将其最新的地理位置标注详尽,以便于今后人们的查访。

1.宋武帝刘裕初宁陵(公元422年),地面存石麒麟、天禄各一,在江宁区麒麟镇麒麟铺村中马路两旁,被村舍包围,旁边住户门牌号为10号。

2.齐宣帝萧承之永安陵(公元479年),地面存石麒麟、天禄各一,在丹阳市东北胡桥镇狮子湾,处于麒麟路以东、卧龙路以南,坐落在胡桥镇张庄村东北方的水田里。一说此墓为齐高帝萧道成泰安陵。

3.齐高帝萧道成泰安陵(公元482年),地面原存石麒麟、天禄各一,位于永安陵的西面俗称皇(王)坟山的地方,贴近丹阳市东北方的胡桥镇赵家湾吴家村。上世纪60年代石刻被农民炸碎而不复存在。一说此墓为齐宣帝萧承之永安陵。

4.齐武帝萧赜景安陵(公元493年),地面存石麒麟、天禄各一,石柱一,位于丹阳市云阳镇田家村南400米处,即原来的建山乡前艾庙。东面不到100米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马路,路边竖有刻着“齐武帝肖(萧)赜景安陵神道石刻”文字的石碑。

5.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(公元494年),地面存石麒麟、天禄各一,在丹阳市胡桥镇的仙塘湾(又称鹤仙塘)以东约1公里处,隐藏在仙泉路北面的一个小树林里。

6.齐前废帝郁林王萧昭业墓(公元494年),地面存石辟邪二,在丹阳市埤城水经山村东南,建埤路东侧不过5米处,最近的路灯柱子编号是“省延

0057”。

7.齐后废帝海陵王萧昭文墓(公元494年)地面存石辟邪二,位于萧昭文陵墓石刻的南面约600米处,建埭路西侧不过5米,最近的路灯柱子编号是“省延0032”。这里属于丹阳市后巷镇烂石弄,即原来的建山乡烂石弄。

8.齐金王陈失名陵墓神道石刻地面存石麒麟、天禄各一,在丹阳市后巷镇(原建山乡)胡高路南面、陈家村西南,位于金家村、王家村、陈家村三者之间的水田里,一说此墓为齐明帝萧鸾兴安陵。

9.齐明帝萧鸾兴安陵(公元498年)地面存石麒麟、天禄各一,在丹阳市城东荆林镇三城巷东北方,位于沪宁高速以北、江苏华莱士西服厂的西北方的水田里。一说此墓为梁敬帝萧方智陵(公元558年)。

10.梁文帝萧顺之建陵(公元502年)地面存石麒麟、天禄各一,石柱二,石碑座二,石台基二,在丹阳市城东荆林镇三城巷东北方,齐明帝萧鸾兴安陵神道石刻向北约60米处。

11.梁武帝萧衍修陵(公元549年)地面存石天禄一,在丹阳市城东荆林镇三城巷的水田里,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石刻向北约360米处,接近三城巷刘家庄。

12.梁简文帝萧纲庄陵(公元551年)地面存石天禄一,在丹阳市城东荆林镇三城巷的水田里,萧衍修陵石刻向北约60米处。

13.梁建安敏侯萧正立墓(公元511年)地面存石辟邪二,石柱二,在南京市江宁区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最东面的洼地里,即原来的江宁县淳化镇刘家边南。

14.梁安成康王萧秀墓(公元518年)地面存石辟邪二,石柱一,石柱础一,石碑二,龟趺二,在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甘家巷小学入门的两侧。

15.梁始兴忠武王萧憺墓(公元522年)地面存石辟邪二,石碑一,龟趺二,位于南京市栖霞区栖霞镇甘家巷西新修葺的公园东部,属于栖霞街道新合村。

16.梁蠡阳忠烈王萧恢墓(公元526年)地面存石辟邪二,位于南京市栖霞区栖霞镇甘家巷西新修葺的公园西部,与萧憺墓石刻东西相对,属于栖霞街道新合村。

17.梁吴平忠侯萧景墓(公元523年)地面存石辟邪一,神道石柱一,在南京市尧化门十月乡十月

村南,即原来的太平村,位于栖霞大道宏成油罐厂入口不远处。

18.梁临川靖惠王萧宏墓(公元526年)地面存石辟邪一,石柱二,石碑一,龟趺一,在南京市栖霞区仙鹤门仙林大学城应天学院东侧深坑里。

19.梁南康简王萧绩墓(公元529年)地面存石辟邪二,石柱二,在句容市华阳镇石狮沟村东南方的一块空地上,旁边靠近一片鱼塘。

20.梁建安郡王萧伟墓(公元523年)地面存石柱二,在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镇弓箭玻璃器皿厂北侧、仙新路东面的小树林里,路边立有文物石碑。

21.梁新渝侯萧暕墓(公元544年)地面存石柱一,在南京市栖霞区甘家巷甘东线北,东家边村36号屋西,三面被村舍包围。

22.梁桂阳简王萧融墓(公元502年)地面存石辟邪二,石柱顶部小石兽一,在南京市栖霞区南京炼油厂小学以北,南炼三村东侧。

23.丹阳齐梁陵墓入口处地面存石麒麟、天禄各一,在丹阳市陵口镇东部,分处古老的萧梁河两岸。

24.陈武帝陈霸先万安陵(公元559年)地面存石辟邪二,在南京市江宁区上坊镇石马冲白马公园,与上坊中学大门相对。一说此墓为齐梁某王墓。

25.陈文帝陈蒨永宁陵(公元566年)地面存石麒麟、天禄各一,位于南京市栖霞区栖霞镇新合村狮子冲,在栖霞朗博家具制造厂以东的洼地里。一说为此墓宋文帝刘义隆长宁陵(公元453年)。

26.南朝徐家村失名墓神道石刻,地面存石柱一,在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镇金陵石化公司化工一厂院内,位于工厂作业区,这儿原来是笆斗山徐家村。

27.南朝侯村失名墓神道石刻,地面存石辟邪二,石柱一,位于南京市江宁区上坊镇。原来的侯村已拆迁,石刻现在南汽1号路南侧,路北是跃进汽车股份有限公司,江宁科技园三号门与石刻相对。

28.南朝狮子坝失名墓神道石刻,地面存石辟邪一,在南京市栖霞区马群镇狮子坝村旁边菜畦中,北距沪宁高速公路约500米。

29.南朝方旗庙失名墓神道石刻,地面存石辟邪二,位于南京市江宁区江宁镇建中村滨江开发区,宁铜路北侧,石刻就在新修建的方旗庙石刻公园中心位置。

30.南朝太平村失名墓神道石刻,地面存石兽

一,1984年在南京栖霞区燕子矶镇太平村太子凹出土,现迁至南京博物院的院子里,入门右侧约30米处便是。

31.南朝宋墅失名墓神道石刻,地面存石柱一,石柱础一,原位于南京市江宁区淳化镇宋墅村农田中,现属于江宁科技园汽车产业配套区。

32.南朝耿岗失名墓神道石刻,地面存石柱一,在南京江宁区上坊镇,原来的耿岗村已拆迁,一度位于上坊镇跃进汽车集团厂区工地内。

33.南朝张库村失名墓神道石刻,地面存石柱二。原位于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镇张库村农田中,在梁临川靖惠王萧宏墓神道的西侧,北距萧宏墓神道石刻500余米,南距马群镇白龙山萧宏墓也是500余米,东面不到500米处有一座小山。

三、保护现状分类

从总体上看,南朝陵墓石刻所遭受的损害不外于两个方面:自然和人为,对于南朝石刻的保护工作也应该围绕这两个方面进行。自然损害与气候和环境密切相关,主要来自于酸雨、风蚀、水侵、冻融^[2]、曝晒等,并且会有各种菌、苔、藻类依附在石刻上生长,也对石刻产生分解和破坏作用。人为损害既有无意性破坏、无知性破坏,也有建设性破坏和蓄意而为的恶性破坏。笔者在调查中发现,这些南朝陵墓石刻面临不同的处境,它们的保护状况各异。

(一)有保护举措的石刻:

1. 棚罩式保护

梁 安成康王萧秀墓神道石刻(图一)

梁安成康王萧秀墓神道石刻位于甘家巷小学入门的两侧,是南朝陵墓石刻中遗存较为丰富、规



图一 梁 安成康王萧秀墓神道石刻保护棚



图二 梁 桂阳简王萧融墓神道石刻



图三 梁 鄱阳忠烈王萧恢墓神道石刻

模较为完整的一处,地面存石辟邪二,石柱一,石柱础一,石碑二,龟趺二。这也是保护措施最为有力、保护效果最为显著的一处南朝陵墓石刻:用透明钢梁大棚对陵墓石刻进行加顶笼罩,使石刻受风化和侵蚀的速度明显减慢;用合金护栏将石刻与道路隔开,使得行人不能随意进入发生破坏;石刻前面有专门的排水沟,能防止石刻受到雨水的浸泡,每一石刻前面都有说明牌,详细介绍其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,能够引起大家对它们的珍视。

还有一点,甘家巷小学门口的传达室就临近石刻,传达室里的工作人员也起着看管保护石刻的作用。在进入场地考察前,工作人员还提醒我们,要远离高高的石柱和石碑,它们虽然有钢铁箍住,但是仍然非常脆弱。

2. 公园式保护

公园式保护是在石刻原地或附近兴建公园,或者建成公共休闲场地。一方面,公园式保护的石刻有利于景区建设,提高了公园的文化品味和观赏价



图四 梁 始兴忠武王萧憺墓神道石刻西兽残件



图五 陈 武帝陈霸先万安陵神道石刻北兽

值,并使更多的人得以近距离领略石刻的风采。但另一方面,很多石刻赤裸摆放于公园,针对人为破坏和自然破坏的防护措施并没有及时到位。石刻只是被当作公物、而非文物展示在公园里,从保护的角度来看,其本身并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,更多是用于景区建设的工具。

梁 桂阳简王萧融墓神道石刻(图二)

萧融墓石刻处在铁栅栏围成的宽阔场地中,场地的铁栅栏门一直开着,旁边有荒废的门房。场地中的石刻基座高出地面,四周有约30厘米高的大理石护栏包围,只起到象征性标示作用,不影响人们的进入和攀爬。此处类似于市民休闲广场,附近居民早已对石刻习以为常,其爱护意识十分淡薄。天天都有人到这里来玩耍,有小孩爬来钻去,有学生来踢球,还有人来遛狗……。2005年《金陵晚报》就曾以《萧融墓神道石刻很“受伤”》为题,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报道,当时萧融墓神道石刻所立的石碑还被人砸碎。现在,石碑已经被粘合并重新立起,留在身上的两道疤痕,把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·萧融墓神道石刻”字样撕裂成三块。

梁 鄱阳忠烈王萧恢墓神道石刻(图三)

梁 始兴忠武王萧憺墓神道石刻(图四)

这里从前是菜地,最近才改造成公园。萧恢和萧憺兄弟两人的陵墓石刻在这个新修葺的公园里,分列东西两处。萧恢墓的两只辟邪用约30厘米高的水泥护栏围起,无实质的保护意义。萧憺墓前东辟邪保护情况与萧恢墓辟邪类似,几乎是赤裸状态。西辟邪仅存左侧胯部残石立在地上,这种情况只能是人为破坏的结果。萧憺墓石碑西碑仅存龟趺,处在一个小土坑里,很容易被埋没地下。东碑处在封闭的碑亭中^[3],紧锁的铁栅栏门使它受到严格的保护,但又难以让人观览其面貌了。

陈 武帝陈霸先万安陵神道石刻(图五)

万安陵神道石刻仅留存一对石兽,位于新建的上坊镇白马公园中心,公园四周没有围墙。北兽颈部破碎残缺,腹部及前胸下都用石块支撑,身上裂痕遍布,并附有一层暗浊色;南兽右后臀部也有开



图六 南朝 方旗庙失名墓神道石刻



图七 南朝 太平村佚名墓神道石刻



图八 南朝 侯村佚名墓神道石刻

裂,头部上下颌都有残缺。两石兽四周有1米多高的汉白玉栏杆围护,能够起到阻隔保护作用。在长方形的汉白玉护栏内,石兽四周还有地下排水道,可以免受水患。

南朝 方旗庙佚名墓神道石刻(图六)

方旗庙佚名墓神道石刻为两只石辟邪,就在新修建的方旗庙石刻公园中心,也是公园的主题。两辟邪为公园建成后摆放于此,三面环绕湖水,依水临风,翠波荡漾,成为江宁第一大湖景观区的焦点。西辟邪躯体后半已失,左后腿不存,右后腿存半;东



图九 齐 明帝萧鸾兴安陵神道石刻

辟邪较完整,右侧身体也有开裂,自胸前右翼贯穿至右前腿。面部受侵蚀较重,右前腿中也有开裂。两辟邪赤裸于公园之中,周围没有任何防护措施。

3. 迁徙式保护

迁徙只是使石刻暂时摆脱了原来的危险处境,在新的环境里如何进行有效和长期的保护,这依然是要解决的问题。

南朝 太平村佚名墓神道石刻(图七)

1984年在南京栖霞区燕子矶镇太平村太子凹出土的一只石辟邪,被迁至南京博物院内露天摆放。它被摆放在这个偏僻角落里,人们很少去注意,更难想到这便是闻名于世的南朝石辟邪。石辟邪头朝北方,下面用大理石砌起一个矩形台基,四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,时常有小孩子骑上去。石辟邪体型较为矮小,头部略残,尾巴也亡佚。由于风化严重,身上纹饰全无,布满裂痕。

4. 亭子式保护

南朝 侯村佚名墓神道石刻(图八)

我们找到侯村佚名墓神道石刻时,有工人正在修建保护用的水泥亭子,三座亭子分别盖在一石柱、两辟邪上方。

石柱在北面,柱头圆盖及顶上小兽已失。柱额尚存,但其上文字已磨灭无存,柱额下仅饰一圈绳辫纹。柱身饰瓦棱纹,但已被严重风化,变得十分脆弱。两只辟邪在南面,同样风化严重,身上纹饰全无,裂痕遍布。东辟邪头部已面目全非,左前腿严重开裂,尾部也断失。西辟邪头部、胸前因风化而现出层层叠叠的石纹肌理,腹下、臀下都用石块支撑。

这是本次调研活动中唯一遇到的正在接受保护的石刻。



图一〇 梁 文帝萧顺之建陵神道石刻



图一一 梁 武帝萧衍修陵神道石刻



图一二 梁 简文帝萧纲庄陵神道石刻

(二)无保护举措的石刻：

1.人群之外，所处环境较好的石刻：

这类石刻一般分布在旷外田野里，以丹阳居多。田野里自然环境较好，并且交通不便，远离人群，因而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也小。这两个方面对

石刻的保护十分重要，但是它们仅能算作是有利因素，并不能为石刻提供可靠的保障，况且有些石刻也已经残损和遗失。

齐 明帝萧鸾兴安陵神道石刻(图九)

陵前神道石刻尚有二石兽留存，现坐落在丹阳市荆林镇三城巷的旷野中。南兽头上独角已残，面部、耳朵有残损，齿失落。北兽损毁严重，头部尽失，仅有前部躯干和右前腿。残躯也是破碎的石块重新聚合在一起的，遍布修复黏合的痕迹，躯干下面用三块方石支撑。

梁 文帝萧顺之建陵神道石刻(图一〇)

从兴安陵神道石刻向北约60米的水田里，便是建陵石刻，这里是南朝诸陵中遗存石刻最为丰富的一处。石刻自东向西依次排列，分别是一对的石兽、七块方型石础、一对石柱、一对龟趺。

石兽南为独角麒麟，北为双角天禄，麒麟独角已残缺，四肢及尾部都已修复完整。天禄双角也残缺，面部损毁，四肢及尾部都不存在，用两长石、两立石支撑躯体。方形石础，路北有四块，在地上摆放呈“田”字形，路南有三块，应是从“田”字形摆放的四块石础遗失一块。两石柱南北对称，形制相仿，上部柱顶覆莲状顶盖上的小兽已经不存在了。龟趺又称螭趺，上面的石碑现都无存，仅留趺座。这些石刻大都经过修复才有了现在的面貌，石兽、石柱、龟趺都有黏合修补的痕迹。

梁 武帝萧衍修陵神道石刻(图一一)

从建陵石刻向北约360米处的水田里便是修陵石刻，陵前现存南朝陵墓石刻中最完整的一只天禄。天禄头上双角保存完整，顺颊顶后伏，两角中部起节。颌下长须卷曲，垂于胸际。身侧有双翼，翼面雕饰前为阴刻涡纹，后续浮雕翎羽。胸前、腹下有两方石辅助支撑庞大的躯体。后面兽尾粗壮有力，盘根落下。它的爪有五趾，这与其他南朝陵墓的石兽只有四趾明显不同。

梁 简文帝萧纲庄陵神道石刻(图一二)

庄陵天禄面向北方，后半身断失，只剩有头部、胸部和前面两腿。残躯下用两块方柱石支撑，立在长方形的基座上。天禄头上右角已毁，只残留有左角。面部保存尚好，圆目巨口，神威不减。它的右前爪损坏，但从留存的左前爪来看，雕刻非常生动，掌下按一小兽，趾端高高翘起，流露出一得意洋洋的情趣。

齐 武帝萧赜景安陵神道石刻(图一三)



图一三 齐 武帝萧赜景安陵神道石刻



图一四 齐 金王陈失名陵墓神道石刻

景安陵神道石刻位于水田中,现存一对石兽。东面天禄双角受损,下颌残失,胸前、腹下都用石块支撑。左前爪按一小兽,小兽因受损而形象不明。西面麒麟形体小于天禄,风化剥蚀严重,面部模糊,下颌损坏,四肢皆失,用两块方石前后支撑起来,体表雕饰皆磨灭无存。

齐 金王陈失名陵墓神道石刻(图一四)

石刻位于水田里,东为双角天禄,西为独角麒麟。天禄曾经长期浸泡在水塘中,风化腐蚀严重,身上雕饰漫漶不清。左侧肩部毁落一块,左翼也因之不存。天禄头部双角不存,面部下颌毁损,两前腿及左后腿都断残,尾部也齐根毁掉。它仅剩下右后腿,身下前后用方石支撑着。麒麟保存尚好,身上纹饰比较清晰。它的头上独角也断掉,面部有坏损,上颌缺失,鼻子不存。麒麟左后足残失,胸前、腹下支垫方石以保持稳定。

齐 景帝萧道生修安陵神道石刻(图一五)

修安陵石刻在野外的小树林里,现存一对石

兽,堪为南朝陵墓石刻的代表之作。这对石兽极其俊美轻灵,头颈、胸腹屈曲弯折,略作“S”形,给人清秀颀长之感。石兽身上装饰繁复而清楚,头部茸毛用线条详细刻划出来,颈部及胸腹部仔细刻划出毛发与流苏状的饰物。双翼有圆涡纹,又有鳞纹,腹部则衬以羽翅纹,令人觉得神兽翼厚而大,足以鼓翮飞翔。

1985年曾按原样复制了东面的天禄,作为“镇江文物精华”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。天禄复制品至今完好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内,而真迹却流落荒郊野林,没有任何保护措施,实在令人担忧。

齐 宣帝萧承之永安陵神道石刻(图一六)

永安陵神道石刻坐落在水田中,现存一对石兽。东为天禄,双角已残,西兽头和颈部都已不存,应为独角麒麟,形态体势与东面天禄诸多类似。据附近张庄村的老人讲,曾经有位女子路过石兽时,忽然一阵风起,将女子衣服吹掉了。此事引起了附近村民的愤慨,他们认为是这个雄麒麟邪性好色,竟敢弄风



图一五 齐 景帝萧道生修安陵神道石刻



图一六 齐 宣帝萧承之永安陵神道石刻

调戏女子,一怒之下砸掉了麒麟的头以示惩罚。

这些故事听起来有些像是天方夜谭,但看那丢头的石麒麟,确实应是人为破坏的结果,自然风化不会如此。然而无端的风起衣落,让这无辜的文物遭受断头之灾,留下这无首躯体至今矗立。

人为的愚昧破坏是可怕的,其后果甚至会造成比“断头”更严重的毁灭。

永安陵的西面不远还有泰安陵,但陵前的石兽已不存在。当地一位老伯告诉我们,1968年时改造农田,把小田并成大田,农民嫌石兽占用田地,又太大太重不好移动,便用雷管将它炸碎搬走。碎石堆弃在路边,日久天长也丢失得一干二净,石刻被彻底消灭。

2. 人群之外,所处环境较差的石刻。

(1) 道边路旁

道路代表了流动的人群,在事实上将石刻与人群的距离拉近,潜在着不可预测事件的发生,因而会对贴近道路的石刻产生不利的影响。特别是在发



图一七 梁 吴平忠侯萧景墓神道石刻



图一八 齐 水经山失名(郁林王)陵墓神道石刻



图一九 齐 烂石弄失名(海陵王)墓神道石刻

达的交通运输技术面前,路边的石刻面临更大的盗窃风险。

梁 吴平忠侯萧景墓神道石刻(图一七)

石刻位于宏成油罐厂入口不远处,分布在道路两侧。路东有一石辟邪,腰部有宽约3厘米的裂痕,左半身自腰至后臀残缺,左前腿断裂,与底座分开。荒草已漫过石辟邪的台基,在辟邪身边生根发芽。路西有一石柱,围在六边形的水泥护栏中心,里面也长满了杂草。石柱后面树立了一杆高高的避雷针,这能有效保护石柱避免雷击破坏^[4]。这里北面横贯一条新修的马路,南面不足百米便是工厂,东西方向是正在建设和推进中的楼房,石刻很快就会被吞噬掉。

齐 水经山失名(郁林王)陵墓神道石刻(图一八)

水经山失名陵墓石刻,也被认为是南齐前废帝郁林王萧昭业的陵寝,紧邻新修的建埤路。现存两件保存较完整的石辟邪,我们看时,不断生长的玉米秧就要将其遮盖住。石刻的位置已不是原来的位置,据说由于辟邪的东边近靠水库,为了不使石兽受损,曾于1977年将两只辟邪向西面高地进行了移动。

齐 烂石弄失名(海陵王)墓神道石刻(图一九)

烂石弄失名陵墓石刻,也被认为是南齐后废帝海陵王萧昭文的陵寝,同样紧邻新修的建埤路。陵前现存两件石兽,南兽已破碎成石块,伏在草丛里,难以辨其面貌。北兽较为完好,作蹲踞状,在所有的南朝陵墓石刻中此为仅见。

(2) 深坑洼地

陈 文帝陈蒨永宁陵神道石刻(图二〇)

永宁陵神道石刻现存两石兽,东为双角天禄,西为独角麒麟,形制轻盈小巧,纹饰甚为繁复,保存比

较完整,被誉为南京地区最精美的南朝石刻。

永宁陵石刻的处境也不乐观,它置身于一低洼地里,与旁边的鱼塘只有一道泥坝隔开,一旦暴雨来临,极有可能将之淹没。四周是菜地,并有放养的家禽,抛撒的垃圾。天禄的双角、颈及腰部都是曾经断裂又做的修复,牙齿、舌头断失。麒麟身上也有许多裂纹,还有人搞恶作剧用红漆涂抹麒麟的性器官,这何止是不珍惜,简直是对神物的亵渎了!



图二〇 陈文帝陈蒨永宁陵神道石刻



图二一 梁建安敏侯萧正立墓神道石刻



图二二 梁临川靖惠王萧宏墓神道石刻

梁建安敏侯萧正立墓神道石刻(图二一)

萧正立墓石刻有南北相向的石辟邪、石柱各一对,位于一处大深坑里。石柱在西面稍高些的地方,没有浸水,而被半人深的荆棘杂草包围得严严实实,严重阻挠了我们的考察工作。石柱柱础没于地下,柱身有裂缝,中下部风化剥蚀变细,箍有铁圈加固。柱额上文字多已漫漶不清,柱顶宝莲盖与小石兽均已无存。东面一对石辟邪处于大坑的最底部,人踩在上面还有些湿软,应是干涸不久。南辟邪右翼及胸部有裂纹,头后部残。北辟邪头部剥蚀严重,舌、尾残。两辟邪身上除了一道道触目惊心的裂痕外,台基上部80厘米处有一圈明显的水痕线,水痕线以下是斑斑水渍。

梁临川靖惠王萧宏墓神道石刻(图二二)

萧宏墓神道石刻位于应天学院东南方的深坑里,现存石辟邪二、石柱二、龟趺二、石碑一。我们去看时,石刻全部浸泡在水中,旁边有一群鸭鹅觅食戏水,还有一只水鸟停在石辟邪的头上。

目前西辟邪已毁,仅见残块掩盖在杂草之下,东辟邪底座和臀部都破损。东柱曾经断为数段,损毁严重,现在已经修复。西柱柱身作二十八道棱纹,为南朝神道石柱中棱数最多,柱头圆盖及小辟邪已脱落无存。东石碑仅存龟趺半埋土中,西石碑较完整,碑文亦因剥蚀无法辨认。

3. 人群之中,保护较好的石刻

南朝 狮子坝失名墓神道石刻

狮子坝失名墓神道石刻是一辟邪,处在紧邻村子的菜地里。石刻已经向地下陷入,四周用砖和水泥垒砌成栏墙,从而防止被泥土掩埋掉。我们看时栏墙内积有雨水,并密密长满杂草,石辟邪就卧在泥水杂草中。这是一只形制很小的石辟邪,造型简洁,头部面目模糊,仅能看出开张的大口,身上纹饰全无,但两翼依稀可辨。

当地村民认为此石刻能够保护风水而视之为宝,曾经计划运至朝天宫参加文物普查成果展览,也因村民反对而未能成功。这只石辟邪长期被认为是流散文物,未能与其它南朝石刻一起享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殊荣,先是列为栖霞区文物保护单位,2006年6月升级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。

梁南康简王萧绩墓神道石刻(图二三)

萧绩墓的神道石刻在石狮沟村村前的空地上,现留有一对石柱和一对石兽,四周植物围成方形的绿化隔离带。石刻本身是处在自然状态下,并没有



图二三 梁 南康简王萧绩墓神道石刻

受到人工设施的保护。神道石柱保存较完好,只是西柱圆盖前后断失,上面小兽也因之残缺,据说这是遭受雷击破坏的结果,石柱至今没有避雷装置。神道石柱南面两石辟邪体量庞大,气魄雄伟,令人叹为观止。石狮沟村村民习惯叫这对石辟邪为石狮,把石狮尊为神兽。据说村里凡生下娇弱的孩子,都来给石狮“挂红”,就是挂些红绸布带子,认石狮为干爸干妈,这样一来孩子就可以免病消灾,甚至逢年过节也都来给石狮“挂红”。我们在考察中也发现,石辟邪前面有焚香参拜的痕迹。村民以为石狮与石狮沟村休戚相关,对其满怀敬意和推崇,这也许是萧绩墓神道石刻虽然接近人群但依旧保存较好的

原因。

4. 人群之中,保护较差的石刻

(1) 工厂里

南朝 徐家村失名墓神道石刻(图二四)

徐家村早已从农田变为工厂,神道石刻现仅存一根石柱,就位于金陵石化公司化工一厂院内。石柱南面不足三米就是高大繁复的化工设备,北面上端紧靠化工管道,下面有栅栏紧贴着将它圈入化工厂作业区内。神道石柱上面的柱头圆盖和小辟邪都已遗失。柱额上的文字漫漶难辨,柱额下的纹饰也不清晰,基座四面的纹饰也荡然无存,这应是在化工厂中易受酸雨侵蚀的结果。

(2) 村镇里

宋 武帝刘裕初宁陵神道石刻(图二五)

初宁陵神道石刻的两件石兽,是目前所存南朝最早的帝王陵墓石刻。石兽被村舍包围,与农家相依,分布在村中道路两侧。东南方的天禄四肢皆失,全凭石块支撑。左翼与身体开裂严重,胸前风化形成的石体纹理明显,并有类似子弹打出的坑洞,尾部



图二四 南朝 徐家村失名墓神道石刻



图二五 宋 武帝刘裕初宁陵神道石刻



图二六 梁 陵口石刻



图二七 梁 新渝宽侯萧暕墓神道石刻



图二八 梁 南平元襄王萧伟墓神道石刻

也残失。西北方的麒麟头部面部破碎残缺,左前腿中部有明显断痕,腹下、胸前也用石块支撑。两石兽被铁栅栏围住以形成隔离和保护,但开启的小门允许人随便进出。特别是道路从它们中间紧贴着穿过,不断有大型载重汽车隆隆驶过,那引起的地面颤抖不能不令人担心石刻的命运。

梁 陵口石刻(图二六)

陵口石刻位于陵口镇东面古老的萧梁河两岸。西面的麒麟北临操场,东依道路和民居,没有任何防护措施。麒麟的头上独角、身后尾巴都已不存,上颌也被损毁。它躯体庞大,但四肢皆失,用两块长条石支撑身下。东面的天禄西、北两面被住房围住,东、南面临河道、农田。天禄头上左角断去一半,右下齿也断,左前腿下部毁坏,右前腿遗失,胸前腹下有横竖两长石柱支撑。腹下有黑色火烤痕迹,应是有人最近所为。由于天禄曾长期浸泡在水塘中,左半身已严重腐蚀风化,花纹不清。它的身上也有裂纹,在背上颈后的缝隙里竟长出了野草。

5.岌岌可危的石刻

梁 新渝宽侯萧暕墓神道石刻(图二七)

萧暕墓神道石刻仅存一个残损的神道石柱,位于董家边村子的内部,三面都被民房包围。这里原来是小水塘,由于不断往里面抛垃圾淤积提高,现在变成了菜地,仍留有几道散发着臭味的小水沟。石柱柱础及柱身大部埋在土中,西侧残损严重,柱顶宝莲盖、小石兽均荡然无存。柱额残破不堪,还能辨认出一个模糊的繁体“军”字。它已经遍体裂痕,如爬满皱纹风烛残年的老人,即将被埋入这黄土之中。

梁 南平元襄王萧伟墓神道石刻(图二八)

石刻位于仙新路东侧的小树林里,靠近弓箭玻璃器皿厂。1978年石刻出土时,据记载有柱础二、华表二、覆盖一、小石兽一,西柱础残存柱盖、柱身、柱础,柱额上刻“梁故侍中中抚”等文字尚可辨。然而我们看时,只有一些破残的石柱片段、碎块伏在地上,上面爬满了杂草。西石柱仅剩柱础,东柱础还存有一小截石柱插在上面。因为这里地处化学工业区,石刻被酸雨侵蚀风化相当严重,不仅上面的文字尽失,甚至留下许多巨大的坑坑点点。

(三)寻访未遇石刻

1.齐 高帝萧道成泰安陵神道石刻(一说此墓为齐宣帝萧承之永安陵)

2.南朝 蒋王庙失名墓神道石刻南朝

- 3.南朝 宋墅失名墓神道石刻
- 4.南朝 耿岗失名墓神道石刻
- 5.南朝 张库村失名墓神道石刻

本次实地调研考察活动中共有五处南朝石刻没能寻到,除了前文中提到的蒋王庙失名墓神道石刻和上世纪60年代就被农民炸掉的泰安陵神道石刻,还有宋墅、耿岗、张库村三处失名墓神道石刻。后三处石刻的共同特点是体积较小,残损严重,外表也失却美观,无法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和珍视。所以,我们对这些寻访未遇的石刻难以乐观期许。

前段所列两处岌岌可危的石刻——梁新渝侯萧暕墓神道石刻和梁南平元襄王萧伟墓神道石刻,其目前状况与这几处寻访未遇的石刻十分相似,这应该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爱护。

四、建馆集中保护方案

南朝距今已逾一千五百多年,陵墓石刻历经风霜雨雪的自然破坏,世事变幻的人为破坏,大部分已是伤痕累累、残破不堪。如果再不给予高度重视,一笔价值无可估量的古代文化遗产将变得日益残缺,甚至消亡在我们这代人手中,这将会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!南京博物院院长徐湖平先生也曾沉重地指出,“南朝石刻是1500年前南京作为六朝古都时留下的最有价值的瑰宝,我们现在不保护导致石刻被破坏,那就是对民族乃至人类的犯罪。”

有专家已经提出兴建南朝石刻博物馆,对其进行集中有效的保护。笔者非常赞同此方案,如此才能真正解决石刻保护的问题,人们才能真正放下心来。有些人以保护原生态为由反对把陵墓石刻迁走,孰不知,千年守望终有期,石刻也没有必要“从一而终”葬身在原生态里。更何况,陵墓石刻的原生态早已是丧失殆尽,石刻与当地的环境往往是显得格格不入。

南朝陵墓石刻采取的保护方案,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:防人(人为破坏)、防天(自然破坏)以及石刻本身的状况。值得注意的是,进入现代社会以后,这三个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,石刻受损坏的速度空前加快。一项研究报告指出,最近二十年来对南朝石刻的“伤害”,比以往二百年都更为严重。

在古代农业社会的漫长历史时期里,人口相对稀少,自然气候环境也较好,南朝石刻存在的外界条件比较宽松。但是近代工业化兴起,大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,文物消失的速度与物种灭绝的速度同

样加快。特别是今天的苏南地区,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都非常高,人口日益密集,自然环境恶化,这给南朝石刻的继续延存带来了空前的压力,也给石刻的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历史性课题。

首先,交通运输日益发达,旅游路线日益增多。在开发热潮下,很多石刻的保护工作并没能及时跟上,这不仅使得石刻面临不断增多的观览人群的压力,也增加了石刻被搬运盗窃的危险。如果说观览易招致无意的损害,盗窃则带来蓄意的消逝。从前这些石刻能够长期安然原地放置,主要就是因为体量巨大和交通运输不便。现在有许多马路通到了石刻跟前,更有先进的起重装运机械,这就打破了原有的自然保障体系。

其次,南京、丹阳和句容所处的苏南地区工业化进程发展迅速,容易导致环境污染,对石刻造成酸雨等自然灾害。近年来一些突发性自然灾害和恶性气候有加剧之势,如台风、地震、雨雪、雷电等,这都会对露天摆放的石刻构成隐患。工业园区的建设扩展,也占据了许多石刻所在的家园,原来石刻面临着就地毁灭的危险、或者迁徙他处的选择、或者重建家园的规划等一系列石刻保护方面的问题。

最后,与工业化进程相随的城市化进程也对石刻产生了重要影响。苏南地区的人口日益密集,一方面会占用大量土地兴建楼房、道路等城市设施,压缩了周边地区石刻的生存空间;另一方面人群日益接近石刻,石刻受到人为破坏的风险随之越来越大。

即使没有这些外界形势的新变化,从当前南朝石刻本身的状况来看,人们也应该对其提供更有力的保护措施。因为任何事物本身都具有一定的存在期限和寿命,这些古人缔造的南朝陵墓石刻,一千五百多年的岁月沧桑,已经使它们步入风烛残年的老年时代,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脆弱和容易毁灭,必须得到不同于以往的有效保护。

从南朝石刻自身的价值来看,千年之古的南朝陵墓石刻,以其极高的历史价值、文物价值、艺术价值,早已享誉中外、闻名遐迩。目前市场上即使是现代人制作的石刻作品,售价也在数万元以上,稍大些的则达到十万、百万。与之相比,南朝陵墓石刻则是难以金钱计量的无价之宝。仅就这一点来看,也值得我们花大气力去做好保护工作。

20世纪初就有一些国外文化强盗“不远万里”来到龙门石窟,大肆破坏和盗凿石窟佛像,这不仅给龙门石窟留下了永远流血的伤疤,也给中国文化造

成了难以弥补的缺失。唐太宗陵墓石刻“昭陵六骏”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,也被盗卖到美国,今天陕西省博物馆只能展出摹制品。“六骏”中的其余四件真品在盗卖过程中被发现制止,但已经被砸碎成几块。在近些年,国内文物石刻失盗事件也屡有发生,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。很多被盗文物属于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有的后来被追回,如2008年山东省博兴县文物管理所收回了被盗流失海外14年的北魏石刻菩萨造像。然而,更多的被盗石刻至今难以收回,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。河南巩义宋陵石刻五个月内连续两次被盗,新华网对此事件登载专题文章,题目便是“国宝扔在田野,贼不盗才怪”,这句话应该能够让漠然于南朝石刻保护现状的人士惊醒。

建馆集中保护是南朝石刻保护的必然选择,其他任何原地保护的措施都是长久不了的。分散导致破坏,集中产生效益,不仅包括文化效益,也包括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。成立南朝石刻博物馆一方面是对古代文化资源保护,使其作为历史文化品牌的影响进一步扩大;另一方面也是对当地旅游资源的整合,不仅能够打造出本区域强有力的文化旅游品牌,同时也是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有力见证。然而这一方案迟迟不得施行,却有地方在石刻上面盖水泥亭子,做各种无谓的耗费。日久天长石刻变得更加脆弱易损,愈来愈难以搬迁移动,所以将南朝石刻建馆集中保护的方案应尽快实现。

过去年代,村民认为永安陵的石麒麟调戏妇女就砸掉了它的头,这是由于村民的愚昧,村民嫌泰安陵的两石兽占用田地将它们炸碎扔出,这是由于村民的无知。今天具有开明文化的人们,对于南朝

石刻已经认识到其宝贵价值,也意识到其危险处境,如果仍旧采取冷漠而不作为的态度,那便是比从前村民更沉重更悲哀的愚昧无知了。

[1] 南京博物院编著、徐湖平主编的《南朝陵墓雕刻艺术》一书第269页介绍“南朝蒋王庙失名墓神道石刻”,既有图片,也有文字,“2000年发现于南京市玄武区蒋王庙明岐阳王李文忠墓园,存石兽1件,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。石兽损坏严重,四肢、尾部以及头部下颌以上部位均缺失,通体风化极甚。石兽通长约1.65米,残高0.8米,腹部周长1.45米。胸部鼓凸,其上隐约可见向两侧伸展的卷翎纹,短翼,翼膊有阴刻羽纹。与栖霞太平村、江宁狮子坝失名墓石兽規制相仿,属王侯墓狮形石兽。”李文忠墓园属于明代初期的陵墓,李文忠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外甥,他死后太祖“亲为文致祭,追封岐阳王,谥武靖,配享太庙,肖像功臣庙,位皆第三。”这样南朝石刻便增加到三四处。但我们在南京市博物馆并没有发现书中所说的石刻,内部工作人员也说不知情,其他文献中也没有查到相关记载,该石刻的真伪以及年代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。

[2] 所谓冻融,指石头裂缝中的渗水遇冷结冰膨胀,导致石质进一步开裂,在南京夏热冬寒的气候条件下,冻融作用加剧了六朝石刻的进一步风化。

[3] 据记载,此地很早就有碑亭,抗战期间日军侵占南京并将碑亭拆毁,使石碑长期遭受风化,龟趺埋土中。解放后多次将石碑和龟趺升高加固,并重新建造了现在的碑亭。

[4] 本处是南朝石刻中唯一安置了避雷针的石柱,也是保存最完整的石柱。

(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博士)

(上接27页)

[13]《旧五代史》卷85《后晋少帝纪第五》,1122页。

[14]《旧五代史》卷63《朱友谦传》,844~855页。《新五代史》卷45《朱友谦传》记载略同。

[15] 据《旧五代史·朱友谦传》载,朱友谦有子二人,曰令德、令锡,《资治通鉴》卷273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二月条云“朱友谦子建徽为澶州刺史”,《新五代史》卷37《史彦琼

传》作“朱友谦子廷徽”,今从《资治通鉴》作“建徽”。

[16]《资治通鉴》卷279后唐末帝清泰元年五月条,9120页。

(作者工作单位:

山东省滨州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)